

“Wailing Wall” as Affective Space

Wei SHI
Shi-Ding LIU

「哭牆」作為情感空間

史唯*
劉世鼎**

*史唯，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副教授。

**劉世鼎，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傳播系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聯絡方式：澳門大學傳播系；+853-88228989；sdliau@um.edu.mo。

摘 要

2020年2月7日，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因為在就診的過程中感染了新冠肺炎而病逝。作為中國最初的新冠疫情「吹哨人」之一，李的離去引起了中國網民的極大反響，而李生前的微博被稱為中國的「哭牆」，成了網民自我表達的空間。本文以「哭牆」裡的留言為研究文本，探討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哭牆」如何透過個體的生活經驗和情感表達為基礎的個體書寫，傳遞出集體性的感覺結構，又如何形構出一個「情感公眾」。通過對於「哭牆」悼念李文亮的文本分析，本文聚焦討論由網路串聯在一起的情感公眾，如何打開了一個跨越私密個體故事的情感空間，展示出個體敘事的政治潛力，特別是個人的政治性在日常生活的話語中如何呈現。一方面個體敘事干擾和消解了官方所建構的宏大敘事，同時也生產與具有情感強度和政治潛能的「受傷主體」。

關鍵詞：悼念、個體書寫、感覺結構、情感公眾、展示的政治、受傷主體

Abstract

On 2 February 2020, Li Wenliang, known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early COVID-19 inflections in Wuhan, died after contracting the virus while treating patients. As one of the few whistleblowing doctors who tried to warn about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ut was investigated for allegedly spreading rumors, his death has sparked widespread public sentiments in mainland China. His Weibo page was soon turned into a 'wailing wall' where netizens come to pour out their grief and other emo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essages posted on Li's last entry as the focus of analysis, investigating the way such emotionally charged private narratives – which are based on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the individual – have brought into being a distinct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formulated "affective publics" in China.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llective mourning of Li,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way the affective publics open up an affective space of private storytelling and render the personal political through daily-life narratives.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private narrative's disturbance and dissolution of official grand narrativ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njured subject" marked by political intensity and potentials.

Keywords: Mourning, Privat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feeling, Affective publics, Performative politics, Injured subject

一、「李醫生我來啦！」

「今天的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埃落定，終於確診了。」

——李文亮

從這條微博信息的發佈時間2020年2月1日10點41分開始，幾乎每一天，每一個小時，甚至每一分鐘都會有人在這個微博的評論裡留言。¹

垃圾分類小能手765：李醫生我來啦，早上忘記打卡說早安了，嘿嘿，下午好呀～我這又下大雨了，太不喜歡下雨啦。
(2020/08/16)

一年有365個日出送你365個祝福：下了一天雨，涼快了很多，過兩天要出差，快端午了，快可以去找想見到的人了。李醫生晚安。(2020/06/10)

瘦馬西風v：我種的桔梗花開花了。路過，問聲好！(2020/05/30)

Alice2590：亮亮：晨風撥窗，鳥吟叫早，起來吧，起來鍛煉身體了！(2020/09/07)

小情意哦：老李，明天德克士買一送一哦，手槍腿一份的錢可以吃兩個。(2020/10/09)

鄧小辰：李醫生，我又來了。最近衝進了股市，我太渴望賺錢了，家底太薄了，希望能把爸爸去世這些年損失的掙回來，讓我多一點安全感和底氣去追求更好的自己。(2020/10/24)

憑欄觀山2020：博士晚上好。不要見怪我好久沒有來看您了。此地，發一條刪除一條，好像害怕什麼，又不敢明目張膽。可憐的小編，比您更可憐。😞(2020/06/20)

Narcissa-Z：在學校的時候點覺得自己還小，畢業了才感覺你早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你需要自己去面對[...]自己去選擇，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啊。(2020/07/19)

四月天v：每天盼著開工資，等開了工資以後還是不開心，快樂哪裏去了？剛工作的時候明明很少的錢就會開心的跳起來呀。
(2020/12/11)

敏敏田616：今天降溫了，今年最冷的時候來了，2020年剩下最後15天了，這一年好快呀！(2020/12/16)

這些留言有時是傾訴失戀的痛苦、工作上的壓力、緊張的家庭關係，

¹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eibo.com/u/1139098205?nick=xiaolwl&is_all=1#1608002727514 on Mar. 6, 2020 to Dec. 20, 2020.

有的抱怨為甚麼自己的留言又被刪了，有的是告知在哪裡有博主喜歡吃的櫻桃和炸雞，有的僅僅是慣常地和博主打一聲招呼、問候一下。最為特別的地方是，這些留言者明明知道他們的博主李文亮已經不在人世了，還是執著地在他的微博裡表達自己的感受。這樣的現象被某些評論比喻成是社交媒體中的奇跡（水母真探2020/03/12）。

李文亮並不是中國人追捧的明星大咖。如果沒有2020年初發生在武漢的新冠肺炎，他只是武漢市中心醫院一個普普通通的眼科醫生，和很多平常的人一樣過著平常的生活。2019年12月30日，他在自己的微信同行群裡，發出警惕SARS重新出現的短信，被認為是最初向社會發出警訓的「疫情吹哨人」之一。然而，他的這一行為被官方認定是「在網路上發佈不實言論」，而被當地的公安部門界定為造謠者，並被要求寫下訓誡書。這個事件相繼被中國的官方媒體報導，廣為人知。不久後，武漢緊急封城，證實了李和其他幾位醫生當初的提醒。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自己在與病人的接觸中確診感染新冠，之後病情不斷惡化。因為搶救無效，李文亮於2月7日凌晨去世。在他去世的當夜，中國內地的所有社交平臺以及境外媒體幾乎被悼念的短信、詩歌、文章、圖片和音樂淹沒，憤怒、委屈、抱怨、同情、惋惜、不捨種種情愫交織在一起。對於他的悼念，也被一些評論視為2020年中國最具有爆發力的公眾情感事件（梁文道n.d.; 鄭昶人2020/02/07; Yong et al. 2020/02/07）。

本文開頭所引的文字正是李文亮在他生前在微博上留下的最後一則帖子。讓人意想不到的，從此以後，成千上萬的網民仍然堅持不懈地在這個帖子裡留言，成為非常獨特的文化現象（跳海大院2020/03/17）。悲痛的情緒是有傳染性的。李文亮的遭遇打開了一個新的民衆論述空間。在帖子發出的當天，約五萬名網友自發湧入他的微博下方，祝他「早日康復」。2020年2月6日至7日，在李生命垂危之際，有近三十萬條留言湧入，而到李文亮過世一個月後的清明節期間，他的微博每天都平均收到大約五千則留言（張美悅、李瑞洋、張若窪2020/05/05）。在評論者看來，這在中國「只有最大牌的演員和流行歌星的帖子才會有這樣的回覆數量，但即便是他們也得不到李文亮最後一篇帖子裡那些發自真心的回覆」（袁莉

2020/04/14)。

這種大規模的悼念，很大程度是人們對李文亮的遭遇所引起的道德情緒所驅動。「李文亮是被冤枉的、他說了實話卻沒有被公平對待」這樣的認知觸碰到了中國社會道德底線。對於一般民衆來說，李文亮提出的警訓並非洩露什麼國家機密或造謠，而是一種出於道德責任感的行爲。他的行動並是出於對作為醫生的職業道德以及對周遭人生命健康的顧慮，卻被官方所阻撓、否定。武漢官方的做法違反了人們所信奉的道德原則，於是激發一連串包括「驚訝、迷惑、震驚、焦慮、尷尬和憤怒」在內的道德感覺（Yang 2022: 4024-4026）。道德情感的分享開啓了個體之間新的連結。

集體悼念是一個涉及在特定語境下與統治者權力關係的公共展演。悼念也是表達不滿的手段之一。畢竟，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悼念的，悼念也取決於社會規範所約定而成的社會共識（Butler 2005）。為什麼公眾要自發地悼念李文亮？為什麼人們會對社交媒體上並不相識的陌生人，坦誠告白自己最私密的感觸和經歷？如何理解這樣的悼念的文化政治意涵？這些問題正是本文對此事件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初衷。

本研究將以李文亮微博的最後留言下面的帖子爲主要的研究文本。儘管這些帖子在2020年2月1日後就存在了，但是真正引起我們關注的是2020年清明節之後。具體來說，是2020年4月18日到2020年12月31日這一段時間。我們的觀察方式是直接登入李文亮最後一則微博觀看上面留言，這大致分成三個階段：（一）2020年4月中至6月中，這段時間每天或者隔一天就會進入留言區觀看察，根據留言的內容將其進行大致的分類；（二）2020年6月中至7月中，這是我們觀察比較多的一段時間，因爲我們發現自2020年6月19號之後，網友的帖子開始被大量刪除，只能看見當天的留言，後來變成只能看前幾個小時的留言，因此網友對於被帖子被刪除反應比較大；（三）7月中至2020年年底（即完成初稿的時間），這段時間主要是豐富補充之前的留言分類，同時觀察是否有新的話題出現。

在這些留言中，留言者主要都是以個人帳號的名義來發表貼文，看不出彼此之間有任何的組織關聯。由於留言數量龐大我們沒有辦法完全回溯

之前的帖子，只能查看當日的帖子。由於帖子是每天二十四小時隨時都在發布，不可能全天候地觀察。故此，我們選取的觀察時間比較彈性，分別是早上、下午或晚上，盡可能捕捉不同時間段的留言內容。由於留言隨時可能被刪除，我們很難統計出實際的留言數量，而每個時間段的留言數也不盡相同。根據7月中一星期的留言統計，每天的帖子大概在500條左右，但是在節假日的流量會大幅超過這個數量。儘管數量不斷增多，但是微博上的留言顯示永遠只停留在「100萬+」的數量，遠遠超過實際數量（周葆華、鐘媛2021）。

關於留言的處理，我們力求避免帶著既有的認知角度處理文本，而是以能客觀全面地再現留言者的真實感受為主要考量。在分類的處理上，完全是根據留言本身所呈現的主題跟內容，而非事先設定好的架構。由於留言的內容涉獵廣泛，文章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選擇內容量最多的前三類作為分析的重點，包括：（一）留言者如何看待李文亮，絕大多數對於李文亮的評論和官方的敘事有何不同；（二）留言者對於留言被刪除這件事有什麼情緒反應；（三）李文亮事件觸發留言者哪些生活感受。在我們收集的一萬多條留言中，這三類佔了其中的70%以上。在確定將這些內容作為主要的分析重點之後，我們再將每一類留言進一步歸納，比如從留言的線索判斷留言者的可能身分（如學生、公務員、醫生等），盡可能選擇不同背景和生活經歷的留言，維持分析樣本的多樣性。在此基礎上，再根據留言帖子觀點是否明確深刻，文筆的情感表達是否清晰準確以篩選出我們所要分析的文本。

儘管文本收集的方式無法百分之百呈現留言全貌，但是大體上能反映出其所呈現的主要的情緒、感受和體驗。沿著文化研究的分析路徑，本文並非將情感視為完全是個人所擁有的「財產」，而是把情感視為是主體所處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產物，以及他們所施行的社會實踐（Williams 1975; Grossberg 1988; Ahmed 2004; Harding and Pribram 2009）。在這一實踐中，情感表述不僅是情感本身的反應，也是社會形構的一個重要環節：既反映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下的權力關係，同時也複製或生產新的主體認同及其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在我們看來，作為一個打開民衆公共空間的情感事

件，李文亮微博上的留言在中國大陸正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溝通實踐。本文欲探討的是，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李文亮的微博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具體地講，即哀悼將個人情感經驗投射出留言者作為受傷的主體的自我認知和主體性，與主流的宏大敘事相區隔的集體性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不僅如此，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產物，這些留言形成一個具有政治潛能的情感公眾。它們穿行在私人的與公共的領域之間，在有意或無意、或公開或隱蔽地傳遞其潛在的政治性。

在理解中國網民集體悼念時，情感公眾（affective publics）是一個特別有效的概念。我們將探討這些浮現的情感公眾的政治層面。本文使用的這個概念主要受到帕帕查里西（Papacharissi 2015）的研究啟發。她將情感公眾界定為「網絡化的、透過感覺的表達所動員、連結、或切斷的公共形構」（ibid.: 125, 132）。情感公眾是由「情感發言及事實、或兩者的混合提供動力，這反過來又產生了彌散的、永遠在線的反饋，進一步連接不同表達並將之多元化」（ibid.: 129）。這一概念強調社交媒體平臺，透過用戶即興式的講故事實踐將個體串聯起來，從而激發他們的政治表達及參與。

情感公眾這個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哈伯瑪斯提出公共領域概念的局限之上。相較於後者，對理性批判辯論的強調，過去二十年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情緒在政治表達的作用（Liu 2008）。首先，人們經常透過感受的方式進入政治視野。那些看似隨性、日常生活化的情緒表達，經常能激發政治表達跟參與感。個人感受、經歷和回憶，對於政治實踐至關重要。其次，情感有一種龐大的驅動能量，使得人們會訴諸於情感而非理性或證據參與政治過程中（Papacharissi 2015: 130）。在當今中國互聯網環境裡，情感公眾在政治表達中產生了以情感為紐帶的網絡群體。透過情感的公开展示、流動、分享等方式凝聚團結感，他們的相互支持會對政權構成潛在的信任危機。

二、「這裡是中國的哭牆」：宏大敘事下的個體書寫

多蘿西DorothyHaze：這裡是中國的哭牆。（2020/04/29）

天天洗澡2012：願這裡幻化為中國人傾訴的哭牆。（2020/07/13）

gogo可愛的海燕：這裡成了大家都可以傾訴的地方。
（2020/05/13）

黃中潮：李文亮醫生的微博如今每天都有無數人和他聊天，讓我老人家每次路過都老淚盈眶！此刻，耳邊不禁響起小時候課文裡讀過的一句詩（作者大名記不清楚了）：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2020/08/24）

-伊藤篔簹子-：想進來看看這半年多的變化，這裡變成了大家的哭牆。沒看幾條就看哭了，不知道是因為壓力太大了還是什麼，果然，我還是要好好活著的。祝大家也是一切順利，一切都會好起來的。（2020/06/03）

二級築夢師：cn哭牆（2020/09/08）

周旋i 667：希望哭牆永存（2020/07/15）

再見福鬼神：牆還在，萬幸。🙏（2020/06/19）

昨么：李文亮醫生，祝你好，你的微博對大家來說，像一個哭牆，但今天我不哭，我只是想在這裡跟你說一聲，2020快結束了，因為你，許多人可以在家裡陪家人，喝可樂，過平淡幸福的生活，謝謝！（2020/12/29）

李文亮過世後，他的微博成了虛擬的紀念場所。我們認為，悼念者的聚集以及他們所散發出的情緒能量，將李文亮的微博轉化為情感空間。很多網民喜歡用「哭牆」來表述李文亮的微博，借用猶太人心目中的象徵意義，即把哭牆看成是一個哭訴流亡之苦，訴說心中苦難的空間。在網民們看來，李文亮的微博儘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但是也是一個「令人哭泣的地方，一個大家可以傾述的地方」（袁莉2020/04/14；張美悅等2020/05/05；長平n.d.）。有些個人最隱秘的感受，甚至不一定會和自己最親密的朋友或家人分享：

桐麻麻2015love：李醫生，我來吐槽一下，一小時以前喝醉酒的老公跟我說我們離婚吧，語氣就像是說我們明早吃什麼一樣的平靜，我同意了，也沒覺得多麼傷心，就是睡不著了，想找個人說說話。（2020/05/03）

小程要有理想：我是個gay。（2020/06/15）

火箭 揍蟲蟲：李醫生，我就是在這裡出的事故，86歲的老人讓我撞了，我不敢給誰說哦，幸運沒啥大事，這兩天光處理，給人家檢查身體，我自個屁股好疼，災難來了擋不住，想死的人死不

了，比如我。（2020/11/23）

K睡不著的貓：文亮醫生午安呀，今天是我努力的第三天，有時候我突然在想活著好像真的蠻累的，沒有什麼夢想和追求了，但是為了父母我還是要堅強的活下去，希望時間可以治愈我吧，睡覺覺了，午安！（2020/10/07）

田園樁樑：李醫生，你說人為什麼一定要結婚，我才結婚半年就感覺很疲倦了，他是個不善言辭的人，我媽本來就一直沒看好他，他們倆的關係我每次都要中間做調解，他總說他就是這樣，就是不會討長輩喜歡，不會說好聽的話，我感覺我真的挺累的，我真的挺後悔的，也不知道我選對了沒有。（2020/09/19）

尋找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表達個體的真實感受，也算是一種政治行動（Papacharissi 2015: 111）。一場並不如意的婚姻，也許很難和身邊的人傾述其中的尷尬；同性戀的身分除了自己之外，也許只能在這裡坦白；出事故撞了老人，不敢說給別人聽，只好在這裡透露難言的感受……從書寫者流露出的訊息來看，留言者來自各種行業，有大學生、中學生、商人、公職人員、城市打工者、自由職業者等等。

今天寧上學了嗎：後天中考，好緊張。（2020/06/10）

73217：李醫生，我滴爸爸也是醫生，你說為什麼個體的聲音這麼渺小呢？我好大聲的說話，結果只有自己聽得到，可是醫生群體真的好無助哦，為什麼大家都不能共情呢？啊，我說話真的亂七八糟，不知道說啥，晚安啦！你也要有好夢哦！（2020/06/28）

花溪齋主人：李前輩，今天是在急診的第一個夜班，一個大面積燒傷，一個腦出血，一個心梗，還有中暑，頭疼腦熱的，太累了，同時也很無力。（2020/09/31）

小九吶吶：哎，一起來昆山打工的兩個朋友都走了，才來兩天，就剩下我自己，回寢室看著空蕩蕩的上鋪和臨床，心裡莫名的難過，他們可以後退，但我不能，咬咬牙堅持吧。（2020/08/13）

何許人575：早上因為工作上的事情，被領導狠狠的批了，她說的很難聽，心裡堵的厲害。剛才我媽打電話過來，我笑著和她說都挺好的。（2020/11/13）

從內容看來，這樣的書寫形式是純粹個體的，沒有經過組織策劃和渲染。這些個體的分享反映出悼念李文亮的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網民把他的微博當成了一個安全又隱秘的個體書寫的場域。在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裡，網民傾訴個人私密的、難以言說的情感體驗和生存狀態，形成一種有默

契的情緒表達空間。這空間裡的個體是流動變化的，表達方式是隨性的。

相較於公共敘事，個體書寫往往被視為是個人日常經驗的記錄，比如日記（Yang 2000），儘管是個體的表達「為個體向自己和他者提供了描述出他們自己內在的生活（喜歡的、不喜歡的、慾望和厭惡）的方式」（Hemmings 2005: 552）。也就是說，個體的表達並不是孤立於社會，其通過表達所傳遞出的情感，往往將個體和他人以特定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不管書寫的內容多麼紛雜多樣，它們都分享著特定的歷史時刻所形構出來的文化、情緒和感受所共享的「感覺結構」（Williams 1961; 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哭牆所呈現的是由個體書寫所構成的網絡化「軟性感覺結構」（Papacharissi 2015: 117）。在分析感覺結構的時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將其和「社會特性」（social character）扣連在一起思考。在他看來，感覺結構往往反映了某個特定的群體（階級或者世代）在「特定時空下的生存的本質」（Williams 1975: 47），並且「很難被捕捉到」（Harding and Pribram 2009: 6）——這介乎於已經浮現出來的表述但同時仍處於被壓抑狀態、還不穩定，也沒有完全被實現出來的情感形式（Papacharissi 2015）。而「社會特性」作為霸權集團的意志的體現反應的是「特定時代的被認可的官方的主流思想」，或者說是被理想化的時代精神（Williams 1979: 163）。它所指向的是特定的歷史權力關係中，佔支配地位的群體或階級所形構和倡導的觀念和價值，「似乎可以與意識形態同日而語」（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868）。因此，與相對於「社會特性」來看，感覺結構是往往可能被「省略和忽視的體驗」（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868）。

在中國大陸的黨國主導、強調集體高度一致的社會，個體書寫往往缺席，社會的情感霸權往往來自於國家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宣導，愛、恨、恐懼等情感往往是根據特定「社會特性」被高度形構和規範的（Huang 1995; Perry 2002）。比如在毛時代，個人主義被妖魔化為墮落的、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的象徵，任何個體的、私密的親情和愛情都被看成自私

的、有害的而被澈底地排斥和清除的（Hansen and Svarverud 2010; 彭麗君 2017）。個體書寫的缺席在中國1980初的改革開放時代開始有所改變。隨著鄧小平時代對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調整，個人主義被看成是激發個體潛能、刺激經濟增長的動力（Hansen and Svarverud 2010）。反思和批判毛時代的極左政治成為主流的社會特性，大量個人回憶、傳記和文學作品，如「傷痕文學」開始描寫個體在瘋狂極端的政治迫害中不幸遭遇，開始留給個人表達親情、愛情、友情的空間，而文革期間樣板戲式、模式化的革命政治情感被擱置。但是，這樣的書寫如同「第五代」電影一樣，往往是通過個體的遭遇和命運，展演和象徵國家民族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Chow 1995; Lu 1997; 戴錦華 2000）。在國家和民族的大敘事下，個體只是被凝視和再現成為當時主流「社會特性」的一部分。

到了90年代，隨著新寫實小說和第六代導演電影的出現，個體書寫掙扎著如何擺脫與主流大敘事的糾纏，著重於再現瑣碎的、斷裂的、碎片化的個體的生活方式。以「第六代」電影為例，他們更關注都市年輕人的微觀日常生活狀態，突顯在現實中種種不確定感，刻意規避掉當時的「社會特性」，呈現出對主流價值觀的質疑和挑戰的文化政治（戴錦華 2000; Zhang 2007; Shi 2008）。在影像風格上，電影不再將影像變成某種歷史象徵意義的符號，而只是記錄式地呈現自我現實本身（程青松、黃鷗 2002）。如具代表性的導演賈樟柯所言：

西川寫過一首詩，「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沒有人能夠有權力去再現大多數，你只有表達自己的權力，事實上，你也只能再現你自己。這是我們從文化霸權解放出來的第一步。所以痛苦一定是個體的，沒有這個，無法了解年輕人的情感世界。（賈樟柯2002: 367）

這些電影的個人書寫，呈現出當時都市青年彷徨、矛盾、虛無、斷裂的情感狀態，因為無法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受，大多都被禁止公開放映，因此被稱為被邊緣化的「地下電影」（尹鴻1998; Lin 2002）。總體來說，這類個體抒寫的主體是以作家和電影導演等，少數的文化精英為代表，而不是大眾。

媒體的商業化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也為個體書寫提供了若干空間。

2000年後，大量湧現的電視真人秀節目，讓個人的奮鬥經歷（比如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情感經歷（如深圳衛視的《你有一封信》）、戀愛和擇偶的標準（如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等得以在大眾媒體上講述。這些節目提供了個體訴說自己故事的機會。如同一些熱播的反應底層生活的電視劇一樣，多多少少反應出個體在現實中的掙扎和無奈，引發廣大社會共鳴（Kong 2014）。與之前精英式的個體書寫不同，這類的個人表白不再堅守被主流社會特性所邊緣化的位置，去質疑和挑戰主流社會的霸權。作為商業化的但仍然是國家管控的大眾傳媒，這些真人秀節目謹慎地在不觸碰官方的政治底線，與同時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如同孔書玉所觀察的：

這些真人秀節目通過挖掘人物痛苦的情感經歷來製造一種娛樂性的視覺景觀，而很少真正地去探究這些情感矛盾的根源或者能提供怎樣的資源去解決這些情感問題。通常情況下，這些節目會伴有一些心理諮詢，但這只是通過表面上看上去很專業化的裝飾而製造一種媒體的「偷窺」：利用觀眾的好奇心去公開窺視別人內心難以言說的苦衷。（Kong 2014: 66）

從這個意義上看，個人的情感經歷實踐更像是一個商業賣點，用來彌補如「和諧社會」、「民族復興」等持續不斷的官方宏大敘事所缺少的「接地氣」、情感刺激和收視率。很多時候，這些節目已脫離了個體的層面。本來是個體私密的情感世界，通過大眾媒體的分享已不再是個體的故事，反而常引起在社會快速變化下的價值觀的討論。比如選秀節目是否體現民主價值、如何看擇偶中的拜金主義等議題，往往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馬子驕2014/03/31; 王小娟2017）。個人與集體、公與私的邊界，也變得更為模糊。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跟媒體生態下，個體書寫呈現出不同狀態。當代中國媒體生產大量情感故事，同時形塑聽故事的情感公眾，而這類電視及電影的情緒主要是由專業人士再現並生產。值得一提的是，真人秀節目受歡迎的一大原因是以個人說故事的方式傳遞情感，並建立特定的情感關係將閱聽眾召喚、捲入還在發展的故事，讓身處不同地方的人們感受情感輻射的能量。相較之下，社交平臺的說故事基礎設施（Papacharissi 2015: 3）、

主體跟方式都有所不同。社交媒體是開放的，可以隨時讓用戶進入、直接分享第一手目擊觀察及個人日常生活故事。比起傳統媒體更促進個體參與、更能直接傳遞個人感受，以及透過分享的方式引發橫向的直接情緒反應。網路的普及為個體書寫提供更大的空間，而社交媒體扮演著鼓勵個體發聲的角色，加上各種形式的討論區、論壇和私人博客，這些都為個體提供了盡己所能展演自己個性和私密生活的場域，以此獲得點擊量和關注度。其次，社交媒體用戶合作創造生活化和個性化的敘事，維持平臺的情感參與跟「情感的反饋迴路」（*affective feedback loops*, *ibid.*:23）。相較於傳統媒體，社交平臺訴說的故事更多元、斷裂、流動，形式也更為混雜，無形中也在消解精英話語（*Hansen and Svarverud 2010*; 孫黎、馬中紅 2019）。再者，社交平臺的情感公眾往往針對特定公共事件提出不同詮釋，營造歸屬感和團結情緒。許多影響廣泛的社會事件，也正是通過網路動員而使得個體團結起來，形成強有力的大眾參與和社會壓力，與政府抗爭協商，迫使國家做出改變（*Yang 2009*）。通過微博這樣社交媒體的催化，個人的情感分享和連接使得情感公眾得以成形。在帕帕查里西看來，情感公眾正是社交媒體「通過情感的表達被動員、被連接或者被分開」而產生的一種「網絡化的公共形構」（*networked public formation*, *Papacharissi 2015*: 125）。社交媒體觸發人們在公眾事件中感受自己的處境，將自己的個人故事和經歷與公共事件進行扣連，從而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網路形構出個體相互聯結的情感空間，同情、憤怒、哀傷、恐懼等情緒，因為某些特定的事件而串聯、凝集在一起，對霸權的隱秘的批判和情緒的對抗得以成形，從而對於既有的意識形態論述、權力關係形構跟慣常規則造成一定的干擾及挑戰。以看似不重要、即興的個體書寫創造短暫的異議時刻，正是中國情感公眾的政治可能性所在。從個體到集體、從私到公的接合及轉換過程即是一個政治過程（*ibid.*: 112）。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哭牆」正是一個由李文亮的遭遇所引發的個體對自己生活狀態的展演空間。網民們自發、隨意和碎片化的書寫，使得一個原本無形的情感公眾浮出水面。在全民抗疫的宏大敘事背景下，個體書寫所呈現的感覺結構與主流的「社會特性」，顯得格格不入。

自從2020年1月中旬，官方正式承認新冠疫情爆發並確認是人傳人之後，特別是武漢封城之後，主流媒體和輿論潮水般地動員全民齊心協力，將抗疫看成是一場針對「每個人的戰爭」。²官方推出白皮書、紀錄片、舉行頒獎儀式，表揚這場戰役的「英雄」。各種各樣的手記和日記類的文體蜂擁出現，儘管也是以個人書寫的形式表現，卻是強調個體對國家、對人民的付出、奉獻和團結。以官方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央視和人民網播出的《馳援武漢醫生的沙畫日記》³為例（CCTV中文2020/02/25），日記是一個從四川前往武漢參與抗疫的醫生的視角，記錄在抗疫過程中的種種經歷，包括醫護人員們如何在高負荷的壓力下仍然無私地工作、自願者司機們免費接送義務人員下班、加班加點的警察軍人為需要的人提供及時的幫助、成千上萬名建築工人以驚人的速度在十天內興建火神山醫院等等。日記中的個體存在，似乎只有在為群體的無私奉獻才具有意義和價值。

有些主流媒體利用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努力爭取突破，力圖挖掘疫情期間眾多親歷者個體的故事，但是對他們的遭遇、情感和反應描述的重點是個體在事件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產生哪些社會行動（周海燕2020），比如在疫情初期，有的患者家屬沒辦法住進醫院，經過媒體披露與社會各界伸出幫手，讓患者最終得以入院治療（鳳凰網2020/01/28）；或者，武漢封城期間，民衆如何幫助漂流在外的「武漢人」（新浪網2020/01/28）。儘管這些故事都是以個體經驗為基礎，但都將「個體經驗、情感和價值判斷等內容與社會語境融為一體，由此，個體經驗得以進入『大寫的歷史』」（周海燕2020: 247）。透過參與者、日常生活化的視角，這類的個體書寫被一一接合和吸納到宏大敘事當中。這類由官方主導的敘事建構試圖營造一種統一的敘事、傳遞正能量的氛圍。

在疫情期間，這樣的敘事方式成為強勢的「社會特性」，如同一些常被引用的新聞畫面：一個醫生媽媽為了救助病人告別自己的女兒「把病毒戰勝了，媽媽就回來了」、父子兩人同在抗疫一線醫院卻無暇相聚問候、

² 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監製，深圳廣電集團出品的抗疫歌曲MTV。Retrieved from: <http://shenzhen.sina.com.cn/news/n/2020-02-14/detail-iimxyqvz2798918.shtml> on Feb. 24, 2020.

一個年輕的男子帶著口罩隔著醫院的玻璃，親吻穿著醫生隔離服的女友。所有個體的親情讓位於「為武漢出力加油」的集體共情。這場「每個人的戰爭」需要每個個體「做一個英勇無畏的公民」，「各盡所能就是新的長城」，個體要團結起來，「聽黨指揮才能春滿乾坤」，否則「慌亂無序，也是細菌」。³在這樣的表述中，個體在權力關係中的主體位置和角色被確認，即服從黨指揮的公民，其情感和行為都需要被高度一致地指引和統領。

順著這樣的邏輯，抗疫個體的主體性，也很自然地被扣連到民族國家的主體性當中。因為為「武漢加油」也是為「中國加油」和「中華民族加油」，「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中國勝」（人民日報2020/03/05）。疫情期間，中國主要城市的標誌性建築，都紛紛同時打出「武漢加油」和「中國加油」的激光秀，成為特定時期一道獨特的城市景觀。和很多抗疫勵志歌曲一樣，「堅信愛會贏」⁴裡的衆多明星演唱紛紛現身呼籲大家「有難一起扛」、「有分擔才更堅強」、「我們凝聚起民族的力量」。抗疫不再是針對病毒本身，抗疫是否成功成為證明國家強盛、民族興旺的宏大敘事的一部分。在由國家主導和廣泛動員的影響下，公眾的社會情緒也由疫情發生之初的對於政府的質疑和批評，轉為理解、支持和肯定，不少民眾甚至自發拍攝一些抗疫短片配合國家的宣傳。在2020年中後期，疫情延續不斷，尤其是在歐美國家相繼爆發嚴重的疫情之後，國家通過嚴格的行政手段對疫情所進行的「圍堵清零」的有效管控，被普遍視為是國力強盛的象徵（觀察者網2021/11/28）。

相比之下，個體在疫情期間所經受的恐懼、擔心、疑惑、不滿等等情緒，因為與主流的論調不協調而或多或少被擱置和被邊緣化。武漢作家方方以個人在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以及個人感受所寫的《武漢日記》（方方2020/02/28）。儘管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但因日記涉及要求追究最初隱瞞疫情的官員責任，流露出對於官僚體制的不滿，被質疑其對於民族國

3 同注釋2。

4 由中國文聯和湖北省委宣傳部等多家官方機構組織眾多明星一起演唱的抗疫歌曲。Retrieved from: <https://weibo.com/tv/v/IsokQmJAV?fid=1034:4467663829663787> on Apr. 16, 2020.

家的真誠（犀利聲2020/03/17）。《日記》英文版的快速出版，則被看成是「叛國」的行為而受到猛烈的攻擊（樸小曼n.d.）。也許正是宏大敘事，對於這類個性化的個體書寫的系統性排斥和壓抑，使得「哭牆」為情感公眾打開了一個另類的出現的空間，也使得其非官方式的調性，引人注目。

三、「還好，這座牆還沒有倒」：情感公眾與「展示的政治」

與社交媒體同樣快速發展的是來自國家和政府的對於網路的監控。在最近幾年，中國大陸的網路監控技術和手段不斷更新升級，以應對各種形式的線上表達，尤其是很多個體書寫涉及比較負面情緒如憤怒、仇恨等，可能會以不文明或者不理性等理由刪除（Yang 2018），而有些網站或者博客因觸碰各種各樣的政治或者社會敏感問題，被消失或者關停（Yang and Wu 2018; Peng 2021）。這種情形在新冠疫情出現後變得更嚴峻。在武漢封城前後時期，嚴峻的疫情在中國已經上升至政治敏感話題，不得隨意評論，官方也高度警惕民間負面情緒的蔓延。面對越來越嚴苛的管制，網民們用創意還擊網路審查。2020年3月，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文章〈發哨子的人〉在網路上刊出後立即被刪除，但是網民們卻通過不同的方式合作接力，將原文轉譯為繁體、英文，甚至甲骨文等不同文字，使得這篇文章持續地在網路上復活，不斷挑戰網路審查的底線（雲昇2020/03/11; Merini 2021; Yang 2022）。這體現了情感公眾其中一個特徵：留下數位痕跡（Papacharissi 2015: 127）。與此同時，官方的管制力度也不斷層層加碼。有網民在Github上創建「端點星」網頁，試圖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備份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上，引發公眾關注和熱議但遭到刪除的文章。結果，當事人以涉嫌「尋釁滋事」的罪名正式被逮捕，而其所建立的網站，也迅速遭到澈底清除（費頓、引刀2020/07/20; Merini 2021）。

「哭牆」也遭遇了同樣的刪帖過程。據我們的觀察，大約在2020年6月中旬，留言開始出現了被刪除的現象。有的時候，只能看到當日的留言或前幾個小時的留言，可見網民的個體書寫和國家的網路審查同時並行。

王狂狂z：還好，這座牆還沒有倒…（2020/6/20）

Iantianbaiyun：越刪貼，人們的記憶越清晰。（2020/07/21）

明月廬州：怎麼還是一百萬加呀。我會堅持到千萬的呀。
（2020/11/28）

TerryTan：這個地方不能消失。（2020/12/23）

LomoFi：我就是來這牆上，寫個紙條。聽得到人民的聲音嗎？！
（2020/06/19）

寂靜-歡喜-YY：還好，牆還在！李醫生，預祝父親節快樂。
（2020/06/21）

再見福鬼神：牆還在萬幸。（2020/08/19）

春雪微融2：哭牆不倒，我來了。（2020/07/17）

我是小飛俠魔女：李醫生，早安！以為哭牆被推倒了，特意過來看看，還好，它還在！李醫生，你告訴我這世界還會變好嗎？
（2020/07/08）

情感公眾支持連帶（connective），但不必然是集體的行動（Papacharissi 2015: 128）。「哭牆」在2020年6月間曾短暫消失，但在網民的連帶行動下又重新出現。面對官方對民間悼念的審查，中國網民還會運用截圖等方式保存部分敘事材料。楊國斌把這個針對虛擬牆存活的鬥爭，放在一個歷史脈絡，跟過去的民主運動進行比較：

牆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在過去，牆是表達和抗議的公共空間。1978年和1979年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就是這樣的情況。虛擬的哭牆也有類似的功能。但牆的局限性——無論是數字還是石頭做的——也很明顯的。民主牆最終被拆除了。虛擬哭牆也可能被新浪微博的編輯們移除。[...]這顯示了虛擬牆的脆弱性質，但也表明了用戶可以通過積極和持續地使用它來維持它的壽命。
（Yang 2022: 3791-3796）

只要「哭牆」不倒，也意味著這個空間中情感所呈現的政治性，一直存在。就情感的政治性而言，情感往往是辯證的、關係性的。一方面被各種社會形構和權力關係所建構，同時作為社會形構的要素也具有生產性，可能挑戰和改寫既有的權力關係，打開新的政治空間（Ahmed 2004; Robin 2004; Kinnvall 2013; Shalhoub-Kevorkian 2015）。「哭牆」的出現既是現有權力結構的產物，同時也用非主流的方式，打開一個臨時「出現的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 Arendt 1998; Butler 2013）。因為「出現的空間」的基本條件正是由於某些被邊緣化的群體、聲音和訴求，被排除在主流霸權

的視線之外，被剝奪了存在的權利，它才被生產出來（Butler 2015）。

我們認為，中國的「哭牆」正是在主流敘事的邊緣打開了一個讓民衆表達、參與公共事件的「出現的空間」。這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化的空間，但是包裹著強烈的公衆情感。這與罷工、示威遊行、集會等，通過身體的展示所創造的「出現的空間」不同。「哭牆」的政治性並非表現在創造一個實體的、參與的表達共同政治訴求的空間，也沒有號召一種集體展示行動或者是鼓動大規模的活動，對抗國家政權的合法性（Arendt 1998; Butler 2013; Liu 2019）。不僅如此，「哭牆」也算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哭牆」裡面的個體書寫並沒有形成一個公共討論的話題，也並沒有如電視娛樂節目般，對於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展開激烈的討論（馬子驕2014；王小娟2017）。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哭牆」的政治性可以被低估。恰恰相反，在微博這樣的虛擬網路空間中，我們應該探討情感公衆如何被情緒所感染，並激發出一種新的政治性（Papacharissi 2015: 4）。這些碎片式、彌散的個體書寫，儘管無法形成統一的政治訴求，但卻營造出強烈的情感並激發強大的政治潛能。儘管並不可能馬上轉化爲政治行動，這些潛能實爲政治性的必要元素。換言之，「哭牆」把不能爲「社會特性」所收編、吸納的零碎個體情感和經驗凝聚成爲有形群體的「感覺結構」，使得個體的微觀展示（micro-performance）轉化爲具有政治能量的情感公衆。從這個意義上看，「哭牆」體現了是一種個人化的「展示的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邏輯（Liu 2019）。在展示的過程中，個體釋放出日常生活中個體所承受的種種焦慮不安，疏離既有的權力秩序。在這個空間裡，公共事件被轉化爲零散的個人故事。公開展示個人情緒可視爲是某種非典型的政治發言。

timelesswas：李醫生，我這輩子沒堅持過什麼事情，但是這件事情如果不堅持以後老了可能會後悔的，這是最後的機會，也是青春的尾巴，李醫生，請您冥冥之中保佑我。
（2020/11/21）

唐佳玉不想當單身狗：通過我的視角，感覺好多同學、同事、網友，都在利用十一假期療傷。大家都是選擇回家。
（2020/10/03）

張十凡：今天被一些學校的瑣事困擾。中午一直在擔憂，行

細想想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2020/09/14)

Freaked：李醫生，我昨天去看海了，真沒想到我這還能看到讓我覺得好看的景區。(2020/07/26)

桓臺賽小夥：我得了抑鬱症，但是每天來你這裡看看後，我擦乾眼淚繼續活著。(2020/12/20)

bubuv要nncncw運動：李醫生，昨天開會後心情一直很down。願我們都能溫柔待人，一直在思考年紀已經不小的自己該不該換工作呢，每年都會裁員的公司該不該待著呢，尤其是老闆並不喜歡我和我的工作內容的時候，我是繼續努力還是選擇轉身，但現在的轉身也不夠漂亮，一點也不像我。(2020/09/27)

耐耐家的喵：哈嘍李醫生，又來看你啦，天氣越來越冷了，昨天零下6度差點凍死我了，今天我辭職啦，因為昨天遭遇了職場性騷擾，一個比我大十歲還有兩個孩子的噁心男，言語猥瑣的示好，被我拒絕後在飯桌上羞辱我，無法容忍的我毅然決然的選擇了辭職，相信我自己一定有更好的未來和工作，加油，在那邊的你也要安好啊。(2020/12/16)

從「個體的就是政治」角度來看，個體的事情的政治性不僅只存在於公領域，個體的故事和經歷也會挑戰人們對政治的認定。個體的表述和展示擴大了政治邊界的界定，使得那些被排斥在政治議題之外的個體事務被看見、被關注，並將個體經歷與更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和權力關係扣連在一起。也就是說，這些個體書寫不僅是描述個體，同時也描述了個體與身處的社會語境的關係，即他們如何進行協商、抵抗或者隨波逐流，而這隱含著政治意涵和主體的能動性。當個體論述與主流論述格格不入的時候，他們會與主流霸權爭奪書寫的意義，從而對既有的社會結構和秩序造成一定干擾。如同帕帕查里西所觀察的，情感公眾通常都會通過呈現沒有被再現的觀點，對支配性的政治論述造成破壞和干擾（Papacharissi 2015: 130）。

在李文亮的事情上，官方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經歷了一次尷尬的轉變。2019年12月底，李最初被公安部門視為是製造社會混亂的「造謠者」，被要求在訓誡書上簽字，而且經由官媒大量報道。隨著疫情的公開以及快速蔓延，尤其李文亮因感染而病逝所帶來巨大的公眾反應，也讓官方不得不重啓調查李的造謠事件。2020年3月19日，官方調查結果承認，李是「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吹哨人」，但並未對執法部門有任何嚴厲的制裁

和懲處（BBC news 中文2020/03/19）。官方開始意識到李文亮已經成為民間所公認的英雄。為了緩和公眾情緒，尤其是洗刷打壓言論自由的形象，4月2日李文亮於4月2日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官方的情感治理策略，也轉變為肯定李文亮的行為：

文亮已逝，戰鬥未止！李文亮生前的作為和心願，就是阻斷疫情魔鬼肆虐，保我同胞健康。我們必須繼續抖擻精神，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戰勝疫情魔鬼，就是對逝者最好的告慰。中華民族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面對這一次艱難的考驗，我們同樣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走過去。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我們一定能奪取這場沒有硝煙戰鬥的勝利！（中央廣電總臺2020/02/07）

在強調李文亮作為共產黨員的形象的同時，官方評論迴避了為何李文亮當初的警告受到官方的懲戒，只把李的「作為和心願」與「保護同胞」和「中華民族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扣連在一起。李的象徵意義被收編、挪用為宏大敘事的一部分，以此轉移李文亮之死所帶來的民怨壓力。然而，對於李文亮的悼念，網民並非順著官方的邏輯：不是因為他本身體現了宏大敘事的「社會特性」，而是他作為疫情「吹哨人」敢於說出真相的勇敢和誠實。

調佬：李醫生，種了一個小葉曇花，等開花了再拍給您看。好想您，我想你！真的想您了英雄，花開了，小朋友也該會走路了。（2020/06/17）

Oppsala：李醫生，今天我結婚一周年紀念日我和我愛人都很敬佩您。希望10月份出生的寶寶會像您一樣做個有正義感的人，我們會跟ta講述您的英雄事跡，您就是榜樣。（2020/09/30）

瀟灑書蟲68：在這裡，百萬人對李醫生的精神頂禮、加持。（2020/06/27）

不老之路：致敬我的英雄，難忘你。（2020/07/29）

kyulei：如果可以，我不希望你成為英雄，我只希望你好好地，老婆孩子熱炕頭兒，追著你愛看的劇，去你想去的地方旅遊，好好享受你的人生。（2020/07/15）

海大悠子：真的希望你不是英雄，那樣你還可以陪伴你的妻兒及父母，甚至也不會有什麼慶功會。（2020/07/16）

淘展網：李師，感恩於你，感恩你們。值得回憶，值得信賴。永遠緬懷。為了自己為了孩子拼一把又如何。（2020/12/25）

而當李文亮最終沒有被官方授予國家級的抗疫英雄勳章的時候，網民們憤憤不平，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和抵觸：

華似水流年洋：李哥，今天看抗疫嘉獎視頻，沒有你，又想起了曾經的那一個晚上，今天我在模糊中看似有你。（2020/09/08）

62兔舅舅：今天（官方的全國抗疫）表彰大會，沒有你。你在我們心裏。（2020/09/08）

Auier5366：無須勳章，你值一個不被忘記。這是我個人能給你的最高榮譽，期限可能是到我死。（2020/09/08）

BeyER_Lee：嚎啕大哭好像就在昨晚，得知你的消息握著手機是憤怒，是悲痛，可是我除了痛哭，好像沒其他任何有用的做法幫助你，幫助你的家庭。（2020/09/10）

木木IMTZ：您在我們心裡，這就是無形的勳章，比什麼都可貴。（2020/09/11）

張不勤還是要說話：你讓所有人汗顏，謝謝你。（2020/09/12）

值得注意的是，網民這裡所說的英雄與官方大敘事所塑造的英雄內涵並不一致。「哭牆」裡的英雄並不是由官方認可的，而是來自於網民自己的命名；英雄也不是政治宣傳中的空洞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的人，如同生活中熟悉的鄰居或親朋好友一樣，可以輕鬆自在地交談。人們在李文亮的平凡中看到了自己。在這樣的情緒結構中，情感公眾將悼念的對象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痛楚接合在一起。在留言中，大家對於李文亮的稱謂也多用常用的暱稱，如「李哥」、「亮子」、「亮兄」、「李叔叔」等，把李視為一位熟悉的朋友和親人。公眾所流露出來的共同哀傷和悲痛，使得什麼事情和誰是值得悼念被問題化，讓官方對於悼念的論述和分配遭到質疑，從而生產出對抗的張力。一個政治性具有對抗特質的空間由此打開。這樣的個體書寫展示出了與支配性的主流敘事之間相互摩擦的緊張關係，挑戰了後者所設定的哪些是被允許的、恰當的和被期待的情緒，並呈現出哪些是書寫者自己所期待和嚮往的。比如，對於自由書寫的嚮往，對國家監控的強烈不滿，尤其是不滿留言區裡每天可能遭遇的被刪除的命運：

P螃蟹君：李醫生，聽說評論不見了，我來看你了。禁不住的是所有底層人民對你的尊敬。（2020/06/20）

七度王爵銀塵618：我想每天都說真話，可是在這個國家，在這

片土地上我不能。(2020/07/19)

琴殤小菜：除了今天新增的評論，之前的全清了。100w+的評論，全沒了。留給人們一個哭的地方能怎麼著呀！(2020/06/19)

小樓一夜聽風雨R：清零了，沒有拆牆，只是粉刷了一遍，把他們不想看的，他們不想別人看的，都掩埋了起來。乾乾淨淨，很是光亮。(2020/06/23)

hfc成：亮子，今天早上看到這條微博消失了，心裡很不是滋味，感覺失去了精神寄托，不過還好，現在又回來了，紀你長存。(2020/06/30)

逆行的獨行者：我們有話，但是不能說。我們有文字，但是不能記錄。我們有“負能量”，但是不被允許。所謂的勝利，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人們。(2020/06/28)

Shi-Jian-De-He：如果被封號，我連這樣的話也不能說了。(2020/06/20)

用戶月牙淺笑51699：李醫生，昨天看到新聞授予英雄勳章，獎賞過後，那些惡人會被追責嗎？您說了真話，警察(2020/6/25)和記者不去調查，反而讓您閉嘴，寫什麼訓戒書，就算不會追責，老天早晚也會懲罰他們的。而今天，我們給您留言只是為您說了句公道話就也要被背後的鬼刪除，就像您當初被冤枉一樣，真的，看到評論總是被刪我都哭了。(2020/12/10)

久在人間流連：很想正能量，可惜這個社會對善良的人極度不友好。太痛苦了。(2020/08/16)

風繼續吹 Leslie：說好的自由呢跟放屁一樣，你看見的都是別人想讓你看見的，你可以討論的都是別人允許你討論的。(2020/06/26)

在虛擬的情感空間中，公眾的哀悼之情轉化成為對政權的政治感覺，儘管看上去不具有明顯的政治性。這樣的模糊狀態使得這樣的表達避開國家的干擾，同時又干擾國家所建構的情感。個體書寫和宏大敘事處在權力關係的兩極，一邊是處在邊緣執著不斷地書寫，一邊是占據支配位置持續不斷地刪除。彼此拉鋸角力，相互干擾。這些通過網路串聯的情感表述，累積出可觀的對抗能量並重新界定彼此疆界，以不同方式干擾了宏大敘事的道德正當性：

沙矛頭：李醫生早，《方倉醫院真神奇》那首抗疫歌曲你還聽嗎？《大G抗疫》那本抗疫書你還看嗎？(2020/04/17)

驕傲的橙子：李醫生，之前看過的一本書，給了「流氓」另外一種定義——失去國家、失去土地或者失去自我的人們。而有時他們就像是消費品，「國家和市場是民間肉體的最大主顧。」（2020/04/20）

微熒照夜：黑格爾：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國家，但它卻沒有歷史，只有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史學家蘭克：這國處於永恆停滯不前的狀態。愛默生：當我們對這個愚昧國家觀察的越仔細，它就越讓人作嘔。它把世界上最醜陋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幾千年。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良藥苦口，忠言逆耳。（2020/07/09）

老趙的股市雜誌：早上好看的新聞越多，心裡越感到悲傷，為自己，更為他人。（2020/09/15）

風繼續吹 Leslie：這個社會太敏感容不下任何不好的聲音。（2020/06/25）

aeneid-ion小號：可能最終還是保護不住這條微博的，像我們保護不了的很多東西一樣…沒有悲傷的權利。（2020/07/03）

佛系減肥大fa好：這個時代這個國家對不起您。（2020/07/10）

胡章鴻：說真話很難，說假話很容易，我們這個社會有病。（2020/07/19）

小風風風：三觀沒有標準，在烏鴉的世界裡，天鵝也是一種罪，但我仍會選擇天鵝。（2020/06/29）

seraphimdkzbw：李醫生，來看看你，這片網絡哭牆誰也不許刪，誰敢刪就是和人民作對。（2020/06/19）

胡子D兔小姐：李醫生，我不想做那個順勢的人，堅守自己做自己就這麼難麼？我不想喝下愚人井裡的水，我就是想做一條搜不到同頻信號的藍鯨🐳。（2020/07/20）

「哭牆」展示出對主流論述的異議和不服從，反映了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滿、質疑、調侃宏大敘事的論述，拒絕成為「社會特性」的一部分。如果「展示的政治」讓普通人得以通過展示，重新解構既有的認同的邊界，掙脫主流霸權所設定的身分認同（Ziv 2010），那這也意味著「哭牆」的主體對宏大敘事所提供一定要與國家民族命運扣連在一起的主體位置，沒有直接對號入座。當主流霸權將個體完全征召到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中，將國族身分建構為主體唯一身分認同框架的時候，「哭牆」中的個體書寫以及情感表達，也昭示出主體不滿足於主流霸權所規定的主體身

分，試圖呈現他們被國家認同所遮蔽的生命體驗。簡言之，「哭牆」的「展示的政治」是以個體既私密卻又公開的書寫製造出一個另類的場景或景觀、一個「異質的空間」(heterotopia) (Foucault 1994)，干擾宏大敘事所建構表面上和諧大一統的論述，形成了個人政治 (personal politics) (Papacharissi 2015: 99)。

四、「李醫生，我們替你活著」：受傷的主體與「哭牆」的象徵意義

滿月成球：李醫生，我們替你活著。(2020/04/23)

haru-修己而後愛人：今天也不開心，但生活還是要繼續。抱抱你，給我力量吧。(2020/04/30)

小手牽小胖手：文亮醫生，今天昆明很暖和，如果您能看看就好了。也創文成功了，一切都在慢慢變好，我們可以說給你聽。(2020/11/17)

幸福的小花朵2015：李醫生，謝謝您！今天下小雨了，雨下的不大！毛毛雨！但此刻有些許輕鬆了，稍感沒有那麼難過了！謝謝李醫生，保佑我！謝謝！（2020/07/14）

樹下的我和我的小狗：怎樣變得更勇敢自信呢，明明自己練琴的時候挺好的，在課上回課就克服不了緊張。李醫生，下次我一定要加油，你也在天上保佑我好嘛！（2020/09/21）

大菊子meimei：雖然很絕望，但還是要堅持啊～（2020/10/30）

壹大口黃桃罐頭：十二月了李醫生，糟糕的2020快要過去了。(2020/12/05)

HOU MN：2020原來過得這麼快，過了這個冬天，我也就要20歲啦，我要努力讓自己的青春不留遺憾。希望所有不美好的記憶就留在2020吧，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天下沒有疾苦，希望李醫生您在另一個世界也過得很好。(2020/12/29)

桃子多毛：李醫生，原來2020竟過得這麼快，躲過了新冠疫情，我最終還是在23歲生日的前一個月住進了醫院。希望自己能趕緊好起來趕快出院，想念您！（2020/12/18）

長風公園在逃公主：要擁有開心下去的勇氣。(2020/10/19)

遣香洞秋水仙姑：收拾好房間，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按照計畫，完成工作，完成自己的提升計畫，把所有想做的都一件一件的去。要下班了，天氣很冷，有點累，也有點餓，去見個朋友，然

後回家拿快遞，買的白色地毯到了。（2020/12/23）

「哭牆」裡富有情感的個體書寫，儘管都是非常私密的個人故事和經歷，但當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被呈現出來的時候，隱含了一種希望個體的故事能夠被聆聽、被看見的驅動，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感受和慾望。在這一時刻，個體和公共的界限被模糊，而個體的經歷轉變成集體感覺結構的一部分。就社交媒體而言，網路兼具個體性與集體性的雙重面向。個體不是純粹、單一的，而是一個「網絡化的個體」（Wellman 2001; Gruzd et al. 2011）。個人的描述往往帶有情感的強度。當它們被表達和釋放出來的時候，同時也釋出一種能量流動穿行在公眾之間；當他們引起公眾的注意、同情和移情作用的時候，它們有可能轉化成一種更大的集體的力量（Ahmed 2004）。如同帕帕查里西所觀察的：「當個人的驅動力指向公眾的時候，它們將政治潛能與個人風格結合在一起。風格是一種展示，而展示是一種力量。」（Papacharissi 2015: 114）情感公眾「正是以這樣的對於觀點、事實或者二者同時兼備的情感表述所激勵而創造出廣泛的、不斷提供養分的更多的連接和更多元的表達」（ibid.: 129）。「哭牆」裡那些散漫的、以釋放和紓解壓力和焦慮為主的悼念，將鬆散的、稍縱即逝的個體感受連接在一起，使得悼念具有某種群體的、超出個人所能展示的更大能量，使個體可以相互取暖。這構成了「哭牆」的「展示的政治性」的一個重要特徵。

情感公眾將流動的、紛雜的，但彼此又相互影響的情緒交織在一起，也使得各個主體之間的認同建構、和權力結構之間的協商成為可能（Liu 2008）。一個潛在的、被眾多個體所分享的集體身分認同，逐漸浮出水面。相較於宏大敘事所設定的單一的、大一統的國族身分，「哭牆」所呈現最普遍的自我認同是將自己視為是挫敗、受傷的主體，因為絕大部分留言表達的都是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種種挫敗、沮喪、絕望、不安和焦慮等等。

阿遠砂：今天職場遇到挫折了，跟你說說。（2020/05/08）

普通市民李澤言先生的李夫人：李醫生，我還有20天就要走上高考的考場了，一次次失意，但我必須要堅持到底。我會努力堅持，你也要在那邊好好的，我們都要好好的。（2020/05/16）

洪水皮：失業快100天了，你說咋辦？（2020/10/24）

疑似犯罪分子：老李，我是一個特別失敗的人，總是在機會溜走與失敗後才知道可貴與努力，我總在後悔，我不知道人到底有沒有天命，這或許是個逃避藉口，可有時生活中間接的暗示真的讓我崩潰，幾年前我第一次去畫室，最後一頓飯在飯店裡，剛拿出的硬塑料筷就自己斷了，講實話我當時就有些些崩潰的滋味。（2020/07/09）

我是你這一生認不清的過客：今天工作受了委屈，明明是義務加班挨了一頓批評，我中午沒打招呼一個人坐公交到市中心吃日料去，打開你的微博眼淚就停不住了，還好我戴著自尊墨鏡。（2020/11/17）

Gabriel LN：李兄，最近失業了，家裏只有愛人上班，有孩子和房貸，感覺到壓力好大，也能感覺到愛人壓力好大，找了快兩個月工作還沒結果，快崩潰，好想大哭一場，昨天愛人去把孩子暫時送回老家，我一個人邊吃飯邊流淚，生活好難。（2020/06/07）

十一月的米：李醫生，我好累啊，獨生子女好累，父母離異，從來沒管過我的媽媽突然腦出血，她對我不好，從小限制我交同性和異性朋友，交男朋友我都不敢讓我媽見，我媽媽脾氣特別大，倔的很，我從心裡恨她，可是，現在除了我，真的沒人管她了，我沒有工作，親戚朋友都跟我和我媽斷絕來往，我該怎麼辦！（2020/04/27）

自由的飛翔198201：失眠了，李醫生。還有十八天又要交房貸了。頭疼。（2020/10/31）

田田的假期玩完了：李老師，一個月前投的文章今天被拒了，審稿人的問題很尖銳。沒法修改晚上改了改格式又找了低一點的雜誌重新投出去了。希望好運吧🙏🙏🙏 天堂是不是沒有SCI和基金壓力🙏🙏🙏（2020/11/11）

這些經歷，有些是面臨失業或者房貸等經濟方面的壓力，有些是大考和升學的挫敗，有些是破碎的家庭關係，有些是政治管控所帶來的壓抑等等。不僅是反映人們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屈辱、沮喪、焦慮、抱怨和憤憤不平，也折射出這些經歷背後被遮蔽的不公平的社會分配，以及生存競爭的嚴酷等社會現實。「哭牆」裡的主體更像是在中國快速變化的過程中，那些被擠壓或者被邊緣化的受傷者和失敗者，通過個體的書寫來釋放壓力和挫敗，其作為受傷者的主體位置正是通過書寫的表達，得以呈現。

儘管是個體所經歷的焦慮和挫敗不盡相同，但對於挫敗的感受卻是集

體性的。「哭牆」所展示的不只是個體本身，而是跨越了地理疆界限制，將數百萬種不同生活軌跡中的挫敗、焦慮和幻滅，結集在一起的集體的情感空間。

車仙流：李醫生，原諒我才發現，原來你的評論區，已經變成了這麼多人的秘密留言基地，翻了翻大家的評論竟然漸漸哭了，也不知道為什麼。希望每壹個善良活在這個社會的人，都能平安健康快樂的度過這一生。以後我也會常來你這裡呀，說說我的心裡話，看看其他人的心裡話，然後繼續勇敢生活。（2020/04/19）

梁喵喵喵喵：每次來看，都有這麼多人記得，真好。（2020/11/17）

可達爾先生：來自滄海的一粟。總是覺得這是心靈最柔軟的地方。（2020/05/19）

李劫01723：這是一個虛擬的地方，但比現實更真實，可以看到真實的話、真誠的心，甚至能看到真實的自己。（2020/06/13）

aawin2010：文亮，你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經常來這裡看看，發現生活還是很艱難，樂觀的人也很多，喜歡看這些人們的心裡話，誰也救不了自己，除了我們自己，加油！（2020/12/16）

告別薇安57253：晚上好！李醫生，我們這裡下了一天雨。在你這裡待一會，看看大家的留言，一會兒還要繼續去看書。（2020/08/16）

以鵝傳鵝鵝鵝：每次來看留言，就覺得，好溫暖。（2020/10/25）

孤和分：謝謝你，某一瞬間你的這裡成為我唯一願意說話的地方，願意剝開的地方，如果有機會，我想去看看你。（2020/11/16）

人魚的小米：李醫生，我感覺我做的一切都是錯的，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就想到了你！謝謝你能聽我訴說！（2020/12/12）

從某種意義上看，置身於他人的痛苦之中使個體彷彿亦正經歷同樣的痛苦，並從他人的故事中折射出自己的痛苦。一方面，個體讓自我書寫被其他人看見、被凝視；同時，也通過凝視他人的書寫，感受他人的痛苦進一步確立作為受傷的主體自我認同。在此，痛苦的經歷的確印證其受傷的主體身分並將他們連接在一起（Brown 1995）。換言之，將這些情感公眾扣連在一起的是他們共同作為「受傷的主體」的脆弱的生命狀態，以及由此轉化而來的情感連帶。正如哈丁（Jennifer Harding）和普來布蘭（E.

Deidre Pribram) 所描述的：

人們對於悲傷的表達，其重要意義也許在於這樣的表達扣連了一種集體的慾望，那就是對於很多人來說，說出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各種各樣的痛苦，如失望、失落、向下沉淪等，而這些痛苦往往都被沉默所替代。然而在將這些痛苦表達出來的這一刻，一個暫時性主體範疇得以浮現。(Harding and Pribram 2004: 420)

悼念暴露了悼念者自己「生活的危機以及其對於他者的脆弱性」(Lloyd 2008: 93)。受傷的主體的確認，往往帶出的是社會語境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不公平的社會分配以及被不公正的對待。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參與者往往被形構成爲某個特定議題的受害者。他們的權力被剝奪、利益受到損害，通過對於受害者的確認和命名來進行政治動員和採取政治行動(Jasper 2014)。從這個意義上看，受傷的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具有一種政治潛能，反映這個群體與所處社會權力結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因此提供了一個展示政治性的機會(Butler 2005)。

如果進一步追問，爲何「哭牆」裡的情感公眾會以受傷者的主體身分聚集在一起？這勢必會聯繫到情感公眾如何詮釋李文亮這個形象，其所代表的象徵意義，也昭示出悼念李文亮的政治性。選擇誰應該被悼念、從什麼意義上悼念、哪些是恰當且可以被接受的悼念，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的選擇。一個帶有政治顛覆性的情感空間之所以能夠形成，很多時候是因爲「那些被認爲是不值得被悼念的人反而被悼念，對他們的離去不僅僅只是一種損失，而是這種損失代表一種不公正的象徵」(Ahmed 2004: 191-192)。集體悼念的政治意義在於提醒人們，某些人的犧牲是因爲權力濫用所致，而某些災難是因爲真實的聲音，無法被聽到所致。

在情感公眾的眼中，李文亮正是代表著一個像普通人一樣脆弱無力，面對權力無法擺脫悲劇宿命的「受傷的主體」。李像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平常的人，喜歡吃炸雞、捨不得吃價格昂貴的車厘子、喜歡追劇和明星、喜歡NBA、新款手機和討論二手車的價格等等。這樣一個平凡的人，僅僅是出於善意提醒周邊的人注意防疫，而被執法機關以擾亂社會秩序之名被懲戒；僅僅是因爲說了真話而遭遇政治打壓，甚至失去生命。這正是「受傷的主體」在現實中經常遭遇的事情。網路情感公眾對於李文亮的悼念，恰

恰是他悲劇的命運正反映了在強大而嚴密的國家監控的政治體制下，個體的言論無論基於什麼樣的意圖，都可能被看成是對於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挑戰，並因此受到懲戒。李的形象提醒留言者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恐懼，而悼念在這裡更像是「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通過對於令人感傷的日常生活的挫敗、焦慮、絕望等情緒的展示，有意或無意、直接或間接地消解掉官方話語的正當性，同時也低調地避開可能招致的懲罰，如同李文亮所經歷的。換言之，作為「受傷的主體」，李文亮凝聚了公眾在面對堅固而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時，遭遇的挫敗和無奈時的情感強度，致使李文亮成了他們自己的化身。

青暮從山1：假裝我們還是在一起。（2020/04/22）

誰的星星糖：您是善良又勇敢的人。（2020/05/19）

邵飄萍的女人：想變成像您一樣的人。（2020/05/27）

比呼撲吸通遠：李醫生，你那麼美好的生命離開人世，真的很惋惜！你的離開渡化好多人，希望大家都能堅強。想念你。（2020/11/14）

黑喵警長201106：李醫生對我來說就像朋友一樣，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來這裡跟他說說話，就會覺得好很多。（2020/06/11）

宇宙第一小正經：睡不著的時候就來你這裡看看，還是這裡最好。（2020/10/17）

小羊瀟恩在此請賜教：李醫生，想來看看你了，最近感覺自己或許真的是一事無成的命，身邊的人都在掙扎著向上，只有自己還在一事無成。清醒地看著自己沉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吧，如果我有你那樣的魄力和毅力，或許很多事情都會不一樣了。（2020/12/17）

LiDan1213：李醫生，今年不順心的事好多，但生活還在繼續，我們一起加油。（2020/12/14）

浪漫水彩2046：每當我有了委屈無人訴說的時候就來看看你的微博，有了你，我可以咽下所有的委屈。（2020/10/18）

「你」（李文亮）所代表的是一種失去的、被奪走的自我，從而扣連悼念者和被悼念者之間的想象關係。悼念的主體既是在悼念逝者，也是在悼念自己身上和逝者相互重疊的自我（Butler 2006），尤其是「當人們悼念的並不是自己真正認識的人，他們其實悼念的是這個人帶走的是他們自

己所經歷的一部分」(Richards 2007: 36)。這個想象關係使得個體不是跟李作出區隔，而是把他的經歷等同於「我們」自己。換言之，悼念李文亮也是悼念留言者自己，因為「這個事情能夠發生在李文亮身上，也就能發生在自己身上」(Chairman Robbit 2020/04/11)。如同李生前的同事所說，「我們都知道，為李醫生哀鳴，何嘗不是為我們自己哀鳴」(羅婷等 2020/02/07)。這也是為何「哭牆」的主體儘管都是以問候和悼念李的形式和名義出現，但實際上都是在傾訴自己不如意的生活狀態和感受。

EUDARL：碩士畢業，感覺一無所長，找不到工作，只能去考公務員，人生好難。李醫生，優秀的你會不會覺得我現在的困難不值一提呢。(2020/09/13)

小緜愛吃香菜：哥，我突然意識到你自已太耀眼奪目，發出來的光會有人覺得刺眼，我大難過了，我堅持不下去了。(2020/04/27)

ma kaiting：我的夢裡開始沒有他了，是不是他快要離開我了？我愛了三年，不止三年的男孩，為什麼命運這麼不公，對他這麼不公平，我覺得我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2020/05/31)

南山在下雨：哥，最近總是恍恍惚惚的，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哪條路，人生真像一個迷宮啊。(2020/07/15)

漏沙5871：嗨，老李中午好。我今天去醫院復查了，全部指標正常，病灶完全消除！謝謝大夫們。我真挺開心的！請給我兩杯幽蘭拿鐵去冰謝謝：聽見我愛的rapper寫的歌，覺得今年好不容易啊，算是熬過來，好累啊，甚至連小心翼翼的力氣都沒有，算是被厄運推過來的。(2020/12/24)

討厭葡萄乾排行榜第一名：人活一生究竟為了什麼？一點也不期待未來，每一天醒來面對的又是痛苦，沒有欲望，沒有興奮點。可怕的是這種生活持續了16年了，一直煎熬著，似乎無窮無盡。(2020/11/09)

作為一個受傷的主體，對於李文亮的悼念正是「使得慣常在公共生活中排斥某些情緒的做法被問題化」(Harding and Pribram 2002: 410)。公眾對於失去李文亮的情感分享顯示出誰才是值得悼念的。在與官方宏大敘事的拉鋸戰中，也將宏大敘事的公信力和正當性、官方對於公眾情感的分配以及公眾如何應對這樣的操控等問題公開化和視覺化，透過對李文亮的悼念而浮出水面。李的形象更像是一個「情感發射器」(affective transmitter) (Knudsen and Carsten 2014)，將留言者所遭遇到各種結構

性和系統性的壓迫象徵性地集於一身；而他所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以及不能擺脫的厄運，也象徵性地為「哭牆」的悼念者提供了重構自我認同的基礎，並在連接的過程中看到彼此的脆弱性和依賴性。儘管這些情感公眾相互連接，但不必然地轉化為集體行動。這並不能磨滅他們的政治潛能（Papacharissi 2015），無論是針對國家還是生活中，任何可能的支配形式。對於李文亮的悼念，這些情感能夠在「哭牆」被展示、被分享、被認可，獲得慰藉和治愈。

五、結語：「李醫生，又想起你了」

愛蜜在心頭：李醫生，又想起你了。。。 (2020/06/16)

我若安好便是晴天03：李醫生，你離開這個世界快一周年了，就在你吹哨一週年後，8,000萬人感染，177萬人逝去。成都疫情緩解一點兒了，這幾天河北又遭受重創。今天我的城市下雪了，我們會永遠懷念你！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2020/12/18)

有錢有狗：李醫生呀，我快考完期末考試了，準備就要回我的家鄉見我的爸媽還有我的好朋友和老師啦，我好想他們呀。我也很想你哦，希望你能開心快樂 😊 (2020/12/30)

Lavender Hui：李醫生，中午好，十分想念您 ❤️ (2020/05/29)

你等哦：今天又是想您的一天奧～李醫生。(2020/12/14)

蘇子戀：來看看你，疫情防控還在繼續，你卻不在了。想念你。(2020/12/03)

任何時候，只要進入李文亮最後一條微博的頁面，都能看到最新的、即時的留言。

哭牆揭示了中國語境下哀悼和紀念的文化政治更廣泛意涵。儘管本文只對「哭牆」在2020年特定時期內，從大量的網民帖子中所選擇的局部留言進行分析，但是其中個體書寫所展示的感覺結構、主體性表達是清晰的、可辨識的。不同於那些明確的集體抗爭式政治行動（Liu 2019），作為留言者「溫暖的」、「心靈最柔軟的地方」，「哭牆」裡的情感公眾將對李文亮的悼念和個體敘事結合在一起，通過對於個人微觀生活經歷和感受的展示，呈現出他們被宏大敘事所遮蔽的生命狀態。因此，「哭牆」可以說

是在主流敘事的邊緣，打開了一個看起來不那麼政治、卻富含政治能動性的「出現的空間」；而其所表現的「展示的政治」是以個體私密的書寫，隱秘地質疑、迴避或調侃宏大敘事，對其造成干擾，使得個體化的、隨性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得以呈現。這樣的實踐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影響，目前還難以斷言。在我們看來，其政治影響力並不僅取決於這些留言本身，更多的是其與所處的權力關係相互作用的結果。可以說，在疫情起伏跌宕、嚴格的「清零」防疫政策，不但沒有舒緩反而越來越嚴厲的形勢下，「哭牆」裡的情感公眾帶出的政治想象呈現了宏大敘事的不穩定性，以及建構一個無縫的、完全服從的政治身體的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民眾對於李文亮的想念不會消失，至今仍以接龍的方式延續下去。這些匿名、分散、隨性、彼此不相干的個人日常生活敘事，一種表面看起來不是那麼具有政治性、不是那麼直接挑戰宏大敘事的情感公眾，還會存在下去：

陳清都：這個世界會好嗎？（2022/1/11）

我的世界我的詩：今天就到這裡！改天來看你，李醫生。我會我會給你畫張像，這是我的承諾，但是要在畫完香港人民以後！（2022/01/06）

Look 八戒：李醫生。過客臘八就是年。是的。快過年了。真的希望西安快點解封，在家困了20多天了。想回家過年。想爸媽。（2022/01/10）

丘丘的微博：李醫生，今天在網上看到有人說疫情對於她來說是福音，她怎麼這麼說呢！怎麼能呢！那麼多條生命，那麼多家庭，她怎麼能這麼說呢！（2022/01/03）

人生哪能全如意：李醫生，患得患失是我的毛病，唉，不知道咋說，還是祝您安好吧！（2022/01/11）

dd他不懂：李醫生，臘八快樂。我還是沒辭職。也不想去相親。混混沌沌的活著。沒目標。沒想法。看見周邊的人很是心煩。自己的心態太差了。真沒勁。幹啥都提不起興致來。真是悲哀。（2022/01/10）

是小阿張啊a：李醫生，第三年了，我的爸爸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回家過年了，我也遇到了一些不開心的事，為什麼一個人受過的傷還要讓別人再來受傷，為什麼受害會變成傷者，這樣他不會難過嗎？不會心有愧疚嗎？（2022/01/08）

沸騰的民怨在2022年11月開始噴發。反對「清零政策」的白紙抗議的爆發把原本分散的、只能在網上委婉表達挫敗感的個體推上了街頭。暗

諷無言論自由的白紙，跟李文亮所代表的吹哨人遙相呼應，成為新的民間反抗標誌，對「清零」所代表的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等宏大敘事構成了干擾和挑戰。在中國政府宣布放寬防疫限制後，李文亮的微博上迅速湧入了數百條致敬的評論。這一系列的後續發展表明了他的行動所打開的情感空間，已經不僅僅局限在虛擬的社交媒體平台，也彌散到個體及他們日常生活空間。他所喚起的情感公眾在虛擬空間跟物理空間相互穿透，擴大了情感空間的作用及輻射範圍。這個動態的空間透過個體敘事跟行動，會持續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BBC news 中文 (BBC news/zhongwen)。2020/03/19。〈肺炎疫情：李文亮調查報告終於出爐的時機與反響〉“Feiyan yiqing: Li Wenliang diaocha baogao zhongyu chulu de shiji yu fanxiang” [Pneumonia Epidemic: The Timing and Response of Li Wenliang's Investigation Report Finally Released]，《BBC news 中文》*BBC news zhongwen* [BBC news zhongwen]。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1960989> on Sep 5, 2020.

Chairman Robbit。2020/04/11。〈解構並還原李文亮〉“Jiegou bing huanyuan Li Wenliang” [Deconstructing and Restoring Li Wenliang]。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RqX7u6TRlkxfj-CBtU29Jw> on May 26, 2020.

人民日報 (People's daily)。2020/02/12。〈人民日報評論員：武漢勝則湖北勝 湖北勝則全國勝〉“Renmin ribao pinglunyuanyuan: Wuhan sheng ze Hubei sheng, Hubei sheng ze quanguo sheng” [People's Daily Commentator: If Wuhan Wins, Hubei Wins, Hubei Wins, and the Whole Country Wins]，《人民網》*Renmin wang* [People.cn]。Retrieved from: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0/0212/c1003-31582333.html> on Mar 5, 2020.

中央廣電總臺 (China Media Group)。2020/02/07。〈戰勝疫情魔鬼 告慰李文亮醫生〉“Zhansheng yiqing mogui gaowei Li Wenliang yisheng” [Overcoming the Devil of the Epidemic and Comforting Dr. Li Wenliang]，《新華網》*Xinlang wang* [Sina.cn]。Retrieved from: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2-07/doc-iimxyqvz0932057.shtml> on Sep 6, 2020.

尹鴻 (Yin, Hong)。1998。〈在夾縫中長大：中國大陸新生代的電影世界〉“Zai jiafeng zhong zhongda: zhongguo dalu xinshengdai de dianying shijie”

- [Growing up in the Crack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ovie World in Mainland China], 《二十一世紀》 *Ershiyi shiji*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49: 88-93。
- 方方 (Fangfang)。2020/02/28。〈方方武漢日記全集〉“Fangfang wuhan riji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Fang Fang’s Wuhan Diaries], 《創新文學網》 *Chuangxin wenxuewang* [*Innovative Literature*]。Retrieved from: <http://www.zgcxwxw.com/html/sanwenzawen/sanwen/2020/0228/2968.html> on Sep 25, 2020.
- 水母真探 (True Exploration of Jellyfish)。2020/03/12。〈難以置信！李文亮的微博下方，誕生了互聯網的奇跡〉“Nanyi zhixin! Li Wenliang de weibo xiafang, danshengle hulianwang de qiji” [Unbelievable! Miracle of the Internet Under Wen-Liang Li’s Micro Blog], 《水母真探社》 *Shuimu zhentanshe* [*True Exploration of Jellyfish*]。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QTh3ExvxEgyg0EB-Apk5qg> on Jun 20, 2020.
- 王小娟 (Wang, Xiao-Juan)。2017。《電視綜藝節目中的公共領域建設研究：以當代中國電視真人秀為例》 *Dianshi zongyi jiemu zhongde gonggong lingyu jianshe yanjiu: yi dangdai zhongguo dianshi zhenrenxiu weil* [*Research on Public Sphere Construction in TV Variety Show: Tak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TV Reality Show as an Example*]。北京市 (Beijing)：中國科學出版社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 央視新聞 (CCTV news)。2020/02/25。《#武漢日記：馳援武漢醫生的沙畫日記》“Wuhan riji: chiyuan wuhan yisheng de shahua riji” [*Wuhan Diary: The Sand Painting Diary of a Doctor in Wuhan*]。Retrieved from: https://fb.watch/jA_UX6qGW/ on Mar. 20, 2020.
- 守望者 (Shouwangzhe)。2020/02/07。〈當我們哀悼李文亮時，我們究竟在哀悼什麼？〉“Dang women aidao Li Wenliang shi, women jiujiing zai aidao shenme?” [When We Mourn Wen-Liang Li, What Are We Mou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ncov-lwl-matters> on Jun 8, 2020.
- 周海燕 (Zhou, Hai-Yan)。2020。〈親歷者口述：從個體敘事到社會行動〉“Qinlizhe koushu: cong geti xushi dao shehui xingdong” [Experiencer’s Oral Narration: From Individual Narrative to Social Action], 《探索與爭鳴》 *Tansuo yu zhengming*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20(4): 244-251。
- 周葆華、鐘媛 (Zhou, Baohua and Zhong, Yuan)。2021。〈“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社交媒體、集體悼念與延展性情感空間——以李文亮微博評論 (2020-2021) 為例的計算傳播分析〉“‘Chuntian de huakai qiutian de feng’: Shejiao meiti, jiti daonian yu yanzhanxing qinggan kongjian” [Social Media, Collective Mourning and Extended Affective Space: A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Li Wenliang’s Weibo Comments (2020-2021)], 《國際新聞界》 *Guoji xinwenji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3(3): 79-106。

- 長平 (Chang, Ping)。〈日期不詳〉(n. d.)。〈長平觀察：李文亮微博—“中國哭牆”下的抗議〉“Changping guancha: Li Wenliang weibo— ‘zhongguo kuqiang’ xia de kangyi” [Changping Observation: Wen-Liang Li Weibo-Protests under “China’s Wailing Wall], 《在線報道》 *Zaixian baodao* [Online Reporting]。Retrieved from: <https://p.dw.com/p/3ZnqY> on Jun. 16, 2020.
- 孫黎、馬中紅 (Sun, Li and Ma, Zhong-Hong)。2009。〈小鎮青年的「快手」世界：城鄉關係的個體敘事與情感表達〉“Xiaozhen qingnian de ‘kuaishou’ shijie: chengxiang guanxi de geti xushi yu qinggan biaoda” [The ‘Kaishou’ World of Small Town Youth: Individual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中國青年研究》 *Zhongguo qingnian yanjiu* [China Youth Study] 2019(11) : 29-36。
- 袁莉 (Yuan, Li)。2020/04/14。〈當李文亮的微博成爲中國的哭牆〉“Dang Li Wenliang de weibo chengwei zhongguo de kuqiang” [When Wen-Liang Li’s Weibo became China’s Wailing Wall], 《紐約時報中文網》 *Niuyue shibao zhongwen wang* [The New York Times]。Retrieved from: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414/coronavirus-doctor-whistleblower-weibo/zhant/> on May 20, 2020.
- 馬子驕 (Ma, Zi-Jiao)。2014/03/31。〈從審美公共領域視角看「中國好聲音」的民主價值〉“Cong shenmei gonggong lingyu shijiao kan ‘zhongguo haoshengyin’ de minzhu jiazhi” [On the Democratic Value of Sing!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Public Sphere], 《人民網》 *Renmin Wang* [People. cn]。Retrieved from: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2014/0331/c383103-24781419-2.html> on Jul 28, 2020.
- 張美悅、李瑞洋、張若窪 (Zhang, Mei-Yuan, Jui-Yang Li, and Jo-Wa Chang)。2020/05/05。〈中國「哭牆」：李文亮微博下的 90 萬條留言〉“Zhongguo ‘kuqiang’ : Li Wenliang weibo xia de 90 wantiao liuyan” [China ‘Wailing Wall’ : 900,000 Messages on Wen-Liang Li’s Weibo], 《端傳媒》 *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neist.medium/initium/coronavirus-liwenliang-weibo-wailing-wall> on May 12, 2020.
- 梁文道 (Leung, Man-Tao)。〈日期不詳〉(n. d.)。〈看理想〉“Kan lixiang” [Ideal]。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xYD0tK344DJa4FYjX6mPEQ> on Feb 8, 2020.
- 彭麗君 (Pang, Laikwan)。2017。《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與實踐》 *Fuzhi de yishu: Wenge qijian de wenhua shengchan yu shijian* [The Art of Reproduc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裸小曼 (Kexiaoman)。〈日期不詳〉(n. d.)。〈從「人民的聲音」到「中國的叛徒」：方方《武漢日記》的大起大落〉“Cong ‘renmin de

- shengyin' dao 'zhongguo de pantu' : Fangfang 'Wuhan Riji' de daqi daluo" [From "Voice of the People" to "Traitor of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Fang Fang's *Wuhan Dia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ethe.de/ins/cn/zh/kul/sup/wow/21857508.html> on Sep 20, 2020.
- 犀利聲 (Xilisheng)。2020/03/17。〈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Yiwei gaozhongsheng gei 'fangfang ayi' de xin” [Letter from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to 'Aunt Fang Fang']。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EMvF9P930L_9eiqyIZbG0w on Mar 20, 2020.
- 程青松、黃鷗 (Cheng, Chin-Sung and Huang, Ou)。2002。《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先鋒電影人檔案——生於1961-1970》*Wode sheyingji busahuang: xianfeng dianyingren dangan - shengyu 1961-1970* [My Camera Does Not Lie: Pioneer Filmmaker Archives-Born 1961-1970]。北京 (Beijing)：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 費頓、引刀 (Feidun and Yindao)。2020/07/20。〈他們為被刪的文章存檔，卻可能因此面臨刑罰〉“Tamen wei beishan de wenzhang cundang, que keneng yinci mianlin xingfa” [They Archive Deleted Articles, but Could Face Penalties for Doing So]，《端傳媒》*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20-mainland-terminus2049/> on Jul. 20, 2020.
- 雲昇 (Yunsheng)。2020/03/11。〈肺炎疫情：「發哨人」引發反審查戰，中國人用創意接力反擊〉“Feiyan yiqing: 'fashaoren' yinfa fan shenchazhan, zhongguoren yong chuangyi jieli fanji” [Pneumonia Epidemic: 'Whistleblower' Triggers Anti-censorship War, Chinese Fight Back with Creativity]。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831652> on Mar 11, 2020.
- 新浪網 (Sina.cn)。2020/01/28。〈武漢隔離：疫區、信息孤島與一輛鄂A車的漂流〉“Wuhan geli: yiqu, xinxi gudao yu yiliang eAche de piaoliu” [Wuhan Quarantine: Epidemic Area, Information Island and the Drift of A Car from Wuhan]，《新浪網》*Xinlang wang* [Sina.cn]。Retrieved from: https://k.sina.cn/article_5892736543_15f3c061f0190015kb.html?from=news&subch=onews on May 5, 2020.
- 賈樟柯 (Jia, Zhangke)。2002。〈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Wobu shihua ziji de jingli” [I Don't Poeticize My Experiences]，《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先鋒電影人檔案——生於1961-1970》*Wode sheyingji busahuang: xianfeng dianyingren dangan - shengyu 1961-1970* [My Camera Does Not Lie: Pioneer Filmmaker Archives-Born 1961-1970]，程青松、黃鷗 (Cheng, Chin-Sung and Huang, Ou) 主編，頁365-371。北京 (Beijing)：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 跳海大院 (Meerjump)。2020/03/17。〈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在李文亮微博下寫日記〉“Meitian douyou chengqian shangwan renzai Li Wenliang weibo xiaxie riji”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Write Diaries on Wen-Liang Li’ s Micro Blog]，〈財經頭條〉 *Caijing toutiao* [Financial Headlines]。Retrieved from: <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5970362599/163dc80e701900qop0> on Apr. 8, 2020.
- 鳳凰網 (iFeng.com)。2020/01/28。〈媽媽在武漢隔離病房去世〉“Mama zai wuhan geli bingfang qushi” [Mother Dies in Wuhan Isolation Ward]，〈鳳凰網〉 *Fenghuangwang* [iFeng.com]。Retrieved from: <https://news.ifeng.com/c/7tbwSrNY0Tw> on Apr. 8, 2020.
- 鄭昶人 (Zheng, Chang-Jen)。2020/02/07。〈別讓普通人李文亮，僅僅成為體制崩壞的註腳〉“Bierang putongren Li Wenliang, jinjin chengwei tizhi benghuai de zhujiao” [Don’ t Let Ordinary People Wen-Liang Li Just Become a Footnot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ystem]，〈端傳媒〉 *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07-in-memory-of-li-wen-liang/> on Feb. 7, 2020.
- 戴錦華 (Dai, Chin-Hua)。2000。《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 *Wuzhongfengjing: zhongguo dianying wenhua 1978-1998* [Scenery in Fog: Chinese Film Culture 1978-1998]。北京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羅婷、楊宙、羅芊 (Lo, Ting, Chou Yang and Chien Lo)。2020/02/07。〈普通人李文亮〉“Putongren Li Wenliang” [Ordinary People Wen-Liang Li]，〈人物〉 *Renwu* [Characters]。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I1J3wCbfbMP7AecP1_Ie2A on Apr. 28, 2020.
- 觀察者網 (Guancha Syndicate)。2021/11/28。〈吳尊友披露清零成效：和英美比，中國規避了2億多人感染、300多萬人死亡〉“Wu Zunyou pilu qingling chengxiao: he yingmei bi, zhongguo guibile 2yi duoren ganran, 300duo wanren siwang” [Wu Zunyou Disclosed the Effect of Zero Policy: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s Avoided more than 200 Million Infections and more than 3 Million Deaths]，〈觀察者網〉 *Guanchazhe wang* [Guancha Syndicate]。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11_28_616512.shtml on Dec. 15, 2021。

二、英文書目

-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Arendt, Hanna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wn, Wendy. 1995.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2005.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 2006.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London: Verso.
- . 2013. *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Cambridge; Malden: Polity Press.
- . 2015.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ow, Rey. 1995.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94.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rossberg, Lawrence. 1988. "Postmodernity and Affect: All Dressed Up with No Place to Go," *Communication* 10(3-4): 271-293.
- Gruzd, Anatoliy, Barry Wellman, and Yuri Takhteyev. 2011. "Imagining Twitter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0): 1294-1318.
- Hanisch, Carol. 1970.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 Women's Liberation, Major Writings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 New York, NY: Radical Feminism.
- Hansen, Mette Halskov and Svarverud, Rune. 2010. *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Denmark, Copenhagen K: NIAS Press.
- Harding, Jennifer and E. Deidre Pribram. 2002. "The Power of Feeling: Locating Emotions in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4): 407-426.
- . 2004. "Losing Our Cool: Following Williams and Grossberg on Emotions," *Cultural Studies* 18(6): 863-883.
- . eds. 2009.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Hemmings, Clare. 2005. "INVOKING AFFECT: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Cultural Studies* 19(5): 548-567.
- Huang, Philip C. 1995.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105-143.
- Jasper, James M. 2014. *Protest: A Cultura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Kinnvall, Catarina. 2013. "Trau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Europe at the Crossroads," in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edited by Nicolas Demertzis, pp: 143-16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nudsen, Britta Timm, and Carsten Stage. 2014. *Global Media, Biopolitics, and Affect: Politicizing Bodily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 Kong, Shuyu. 2014. *Popular Media, Social Emot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Lin, Xiaoping. 2002. "New Chinese Cinema of the 'Six Generation': A Distant Cry of Forsaken Children," *Third Text* 16(3): 261-284.
- Liu, Shih-Diing. 2008. "Undomesticated Hostilities: The Affective Space of Internet Chat Room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6(2): 435-455.
- . 2019. *The Politics of People: Protest Culture in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loyd, Moya. 2008.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Vulnerability: Precarious Lives and Ungrievable Deaths," in *Judith Butler's Precarious Politics: Critical Encounters*, edited by Terrell Carver and Samuel A. Chambers, pp.92-105. New York: Routledge.
- Lu, Sheldon H. 1997.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erini, Kinoko. 2021. "In Memory of Covid-19 in China: Forms of Digital Resistance towards Censorship," in *Covid-19 from the Margins: Pandemic Invisibilities, Policies and Resistance in the Datafied Society*, edited by Stefania Milan, Emiliano Treré and Silvia Masiero, pp.216-220. Amsterdam: the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Papacharissi, Zizi. 2015.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ng, Altman Yuzhu. 2021. "Neoliberal Feminism, Gender Relations, and a Feminized Male Ideal in Chin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imeng's WeChat Post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1(1): 115-131.
- Perry, Elizabeth J.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2): 111-128.
- Richards, Barry. 2007. *Emotional Governance: Politics, Media and Terror*. Berlin: Springer.
- Robin, Corey. 2004.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lhoub-Kevorkian, Nadera. 2015. *Security, Theology, Surveill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i, Wei. 2008. *Undoing Chinese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 Ph.D. Dissertation, Deptment of Communications,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 Wellman, Barry.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 227-252.
-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1975. *The Long Revolution*. Westport: Greenwood.
- .1979.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New Left Books.
- Yang, Guobin. 2000. "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593-614.
- .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18. "(Un)civil Society in Digital China| Demobilizing the Emotions of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A Civilizing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1945-1965.
- . 2022. *The Wuhan Lockd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version]
- Yang, Guobin and Wu Shiwen. 2018.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 Community, and Youth," *New Media & Society* 20(6): 2107–2124.
- Yong, Xiong, Hande Atay Alam and Nectar Gan. 2020/02/07. "Wuhan Hospital Announces Death of Whistleblower Doctor Li Wenliang," CNN. Retrieved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20/02/06/asia/li-wenliang-coronavirus-whistleblower-doctor-dies-intl/index.html> on Jul 7, 2020.
- Zhang, Zhen. ed. 2007.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Ziv, Amalia. 2010. "Performative Politics in Israeli Queer Anti-Occupation Activism," *GLQ: A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16(4): 537-56.